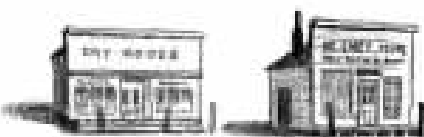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1/ 意外

1 意外



有天晚上吃晚饭时，爸突然问：“罗兰，你愿意到镇上工作吗？”罗兰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其他的人也说不出话来。她们像是僵住了似的坐在那儿。葛丽丝的蓝眼睛凝视着她的锡杯子，琳琳的牙齿咬在面包上就不动了，玛莉拿着叉子的手停在半空中。妈把茶壶里的水一直往爸的茶杯里倒，茶水溢出了杯口，她及时迅速地将茶壶放在桌上。

“你说什么，查尔斯？”妈问。

“我问罗兰愿不愿意到镇上去做事。”爸



草原小镇

回答。

“做事？一个女孩子到镇上去做事？”妈说道，“呃，那种事——”接着，她很快地说，“不行，查尔斯，我不会让罗兰去旅馆做事，跟那些三教九流的陌生人混在一起。”

“谁说是做这种事？”爸说，“只要我还活着，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们的孩子才不做这种事呢！”

“当然不会的，”妈有点抱歉，“只是你的话让我觉得太意外了。镇上还有别的工作吗？罗兰年纪小，还不能教书呢！”

在爸开始解释以前，罗兰想着这个小镇，想着现在正是春天，他们一家人忙碌而又快乐地生活在放领地的农庄里。她不想改变现状，她不想到镇上去做事。



1/ 意外



3



草原小镇

2 放领地的春天



去年秋天的十月大风雪之后，他们全家曾搬进小镇，罗兰还在镇上的学校念了一段时间书。后来学校因为大风雪停课了，整个漫长的冬季里，大风雪在每户人家的房屋之间咆哮呼号，切断彼此的联系。大风雪没日没夜地狂吼着，他们听不到一点人声，看不见一点灯光。

整个冬天，他们一家六口只能挤在小小的厨房里，又冷又饿，每天在黑暗与酷寒中辛苦地扭干草棒维持炉火，还要用咖啡磨磨小



2/ 放领地的春天

麦做面包。

在那个漫长的冬天里，唯一的希望就是冬天总有结束的时候，大风雪总有停止的一天，太阳会再度温暖地照耀大地，他们可以离开小镇回到放领地。

终于，春天到了。阳光下的达克塔大草原既温暖又明亮，几乎不能想像它曾在寒冬里遭到风雪的摧残。再回到放领地是件多美好的事情啊！罗兰只想留在户外，她觉得她的骨头好像永远吸不够阳光似的。

每天清晨，当罗兰去沼泽边缘的水井打水时，太阳便在万道霞光中升起来。草地鹑在露湿的草丛间飞翔啼唱，长耳兔在小径旁跳跃，津津有味地吃着嫩草，明亮的眼睛四处张望，长耳朵还不时抖动着。

罗兰待在屋里的时间只是她放下水桶，再拎起挤奶桶的那一刻。她跑到斜坡那边，乳牛爱琳正啃着甜美的嫩草。罗兰挤奶的时候，



草原小镇

爱琳便静静站着咀嚼反刍的食物。

新挤的牛奶如泉水般嘶嘶射入桶里，白色的奶沫越升越高，散发出温热香甜的味道，奶香与春天的气息混合在一起。罗兰光着脚踩在沾满露珠的草上，觉得又湿又凉。暖和的阳光照着她的脖子，爱琳的肚子贴在她的脸颊上更是温暖。爱琳生的小牛拴在铁桩上，焦急不安地“哞哞”叫着，爱琳以一种抚慰的哞叫声回答它。

罗兰把最后几滴浓浓的牛奶挤出来后，拎起奶桶朝临时搭盖的小屋走去。妈倒了一些鲜奶在喂小牛的奶桶里，再用一块干净的白布把其余的鲜奶过滤进铁皮奶盆。罗兰小心地把这些铁皮奶盆搬进地窖。妈还去刮昨夜牛奶表层凝结的厚奶皮，然后将刮掉奶皮的牛奶倒进喂小牛的桶里，罗兰拎着奶桶去喂饿了的刚生下的小牛。

教小牛喝牛奶并不容易，不过却很有



2/ 放领地的春天

趣。四条腿摇摇晃晃、站立不稳的小牛，生下来就以为要用它那小小的红头用力撞才能吃到奶，所以当它闻到桶里的奶香时，就想要去撞奶桶。

罗兰得尽量小心，不让它撞翻奶桶，还要





草原小镇

教它怎么吸奶，因为小牛不知道怎么吸食。她把手指浸到牛奶里，让小牛粗糙的舌头吮吸手指，然后慢慢引导它把鼻子伸进桶里。突然，小牛把牛奶吸进了鼻孔，一个喷嚏把牛奶喷出桶外，小牛用尽全力一头撞进牛奶桶里。它撞得好重，差点把奶桶从罗兰手中撞掉。牛奶溅到小牛头上，也溅湿了罗兰的衣裙。

罗兰只好耐着性子重头教起，她把手指浸入奶中让小牛吮吸，尽量不让小牛把牛奶弄到桶外，教着小牛喝牛奶。最后，总算有些牛奶进入小牛肚子里了。

罗兰拔起拴牛的铁桩，分别将新生的小牛和快长大的小牛牵到嫩草地上，再把拴牛的铁桩深深钉入地里。此时太阳完全升起来了，天空一片蔚蓝，微风轻吹，草浪起伏。

“快点，罗兰！早餐好了！”屋里传来妈的叫声。

罗兰在小屋里的水盆旁匆匆洗过脸和手，



2/ 放领地的春天

然后把水泼在草地上。水呈弧形闪着光落下，很快就会被太阳蒸发掉。她拿起梳子梳头，由前向后，一直梳到垂在颈后的发梢。她从来没有时间在吃早餐前解开长辫，好好梳理一下再编起来，总要到做完早晨的工作她才有时间来弄这件事儿。

罗兰坐在玛莉旁边自己的位子上，从干净的红格桌布及闪亮的杯盘上望过去。她看着琳琳、葛丽丝那两张用肥皂洗得干净发亮的脸庞和明亮的眼睛，又看看爸妈愉快带笑的脸。甜美的晨风从敞开的门窗吹进来，她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爸望着她，明白她心中的感受。“我也认为很不错。”他说道。

“这是个美丽的早晨。”妈同意爸的说法。

早餐过后，爸把犁套在山姆和大卫身上，赶着它们到小屋东边的草原上翻土整田，准备种玉米。妈负责分配其他人当天的工作。罗



草原小镇

兰最开心的日子莫过于听到妈说她得去菜地做事了。

玛莉总是很热心地主动要求负责全部的家事，这样罗兰就可以去菜地帮妈的忙。玛莉的双眼已经瞎了，但即使是在猩红热夺去她视力之前，玛莉也从来不喜欢做户外风吹日晒的工作。现在她很高兴能留在屋里做点事情。玛莉开心地说道：“我必须在能用手指代替眼睛的地方做事。我分辨不出一根豆茎和锄头尖前的一根草有什么不同，但是我能够洗碗盘、铺床、照顾葛丽丝。”

琳琳也觉得很自豪。她虽然个头很小，但她已经十岁了，能够帮玛莉做所有的家事。于是妈和罗兰就到菜地工作了。

现在，人们不断从东部涌来，在草原各处定居。他们在东边、南边以及大沼泽再过去西边的放领地上，搭建了许多新的小木屋。每隔几天就有一辆篷车经过，车上的陌生人驾着



2/ 放领地的春天

车越过沼泽的狭区，朝北方的小镇驶去，然后又回来。妈说，等到春天的工作结束，就有时间去结识他们了。在春季，谁也没有时间去拜访别人。

爸有了一副新的翻土用的犁，这副犁在草原上翻起草地来非常好使。它有一个边缘锐利的轮子，一般人把它叫做滚动犁刃。

滚动犁刃一转动，就切入犁头前面的草地。尖锐的钢制犁头跟着从下面切断纠结的草根，最后翻泥板再将长长的直条草块铲起来翻个面。每条草块正好是三十厘米宽，笔直的，好像是用手切出来的一样。

有了这副新犁，全家都感到非常高兴。经过一天的工作，山姆和大卫开心地躺在地上打滚，把耳朵竖了起来，向草原四周看了看，然后才低下头吃草。那个春季，它们并没有因为翻土整地而弄得精疲力竭、感到悲愁或者抱怨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爸也没有因为疲劳



草原小镇

过度而讲不出笑话。

“天啊，这副犁能够自己工作呢！”他说，“这些新发明，让人都变得无用了。总有一天夜里，这副犁会自己决定继续工作，到了天亮，我们会发现它在我们回家休息后，已经翻好一两亩的地了。”

一条条草块底部朝天翻在田畦上，泥土中露出切断的草根斑点。光着脚踩在新犁的田畦上，感觉是那么清凉柔软，琳琳和葛丽丝常常跟在犁后面玩。罗兰也很喜欢在田畦上玩，可是她现在快十五岁了，不能再在充满泥香的新泥沟里玩了。不过，玛莉每天下午都去散散步，晒晒太阳。

每当早晨的工作做完后，罗兰就会带玛莉到草原上走走。春天里百花齐放，云朵的阴影掠过草坡。

奇怪的是，她们小时候，玛莉因为年纪比较大，所以有些霸道，常常喜欢发号施令。但



2/ 放领地的春天

现在她们都长大了，却好像变得一样大了。她们喜欢在风中及阳光下慢慢散步，一路采摘紫罗兰、金凤花，抓些羊酸模来吃。羊酸模的花像熏衣草，卷曲可爱，叶子像苜蓿，叶茎纤细，吃起来有股特别的味道。

“羊酸模的味道就像春天。”罗兰说。

“它真正的味道有点像柠檬，罗兰。”玛莉柔声纠正她。每次她吃羊酸模之前，总是会问：“罗兰，你仔细看过了？你确定上面没有虫？”

“那上面从来没有虫的，”罗兰抗议说，“这儿的草原干净得很！从来没有这么干净的地方。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先看一下比较好，”玛莉说，“我可不想把整个达克塔区唯一的一只虫吃下去。”

她们笑成一团。玛莉现在的心情非常轻松愉快，常常说这种笑话。遮阳帽下她的脸庞



草原小镇



是那样的宁静安详，蓝色的眼睛是如此明亮，声音是那么的快乐，好像她并不是在黑暗中散步一样。

玛莉一向很乖，有时候乖得让罗兰无法忍受。但她现在却好像不同了。有一次，罗兰问到了这一点。

“以前你一直尽力使自己乖乖的，”罗兰说，“而且你也一直很乖很好。有时候你这个样子真让我气得想打你耳光。但是你现在毫不费力就已经够乖巧了。”



2/ 放领地的春天

玛莉停住了脚步：“噢，罗兰，好可怕喔！现在你还想打我耳光吗？”

“不，永远不会了。”罗兰诚心诚意地回答。

“真的？你不是因为我眼睛瞎了才对我好吧？”

“才不是呢！真的，绝对不是，玛莉。我几乎都忘记你眼睛瞎了。我——我只是很高兴你是我的姐姐。我希望能像你一样乖巧，可是我想我永远也做不到。”罗兰叹了一口气，“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好。”

“我并不是好，”玛莉告诉她，“不过我确实是在设法使自己好。但如果你了解，有时候我心中是多么叛逆多么坏，如果你能看出我内心真正的模样，你就不会希望像我一样了。”

“我看得出你内心是什么样子，”罗兰反驳她的话，“它一直显露在外。你一直很有耐性，而且连一点点的坏也没有。”



草原小镇

“我知道你为什么想打我耳光了，”玛莉说，“因为我在装模作样。我并不真的想做好孩子，只是在那里装模作样，炫耀自己是个多么乖巧的小女孩。我又虚伪又自负，应该被打耳光。”

罗兰听得目瞪口呆。接着，她突然感觉自己一直很清楚这件事。尽管如此，玛莉却不是这种人。她说：“噢，不，你不是这种人，并不真的是这种人。你很好。”

“在怒火中烧、火星冲天之际，我们都是无可救药的邪恶，想做坏事。”玛莉引述《圣经》上的话，“但是这没什么关系。”

“什么？”罗兰大叫起来。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自己想得太多，想自己乖不乖。”玛莉解释。

“可是，我的天哪！如果不想，谁会做乖孩子呢？”罗兰反问她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的。”玛



2/ 放领地的春天

莉承认，“我不知道如何正确说出我的想法。不过——想的总不如体会的多，我们只要切实把握住上帝的慈善就是了。”

罗兰静静站着，玛莉也一样，因为如果罗兰不挽着她的手臂领着她走，她是不敢走动的。玛莉站在那里，站在风中，站在起伏如浪、绵延数里的绿草花丛中，站在浩瀚无边的蓝天白云下，然而她却看不见。每个人都知道上帝是慈善的。但在那个时候，罗兰认为，玛莉一定是以某种奇特的方式肯定了这一点。

“你很确定，对不对？”罗兰说。

“对，现在我一点疑问也没有了。”玛莉回答，“上帝是我的牧者，我将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青草地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我认为这是最美的诗篇。我们停在这里干吗？我闻不到紫罗兰的香味了。”

“我们说着说着，走过了水牛塘。”罗兰说，“待会儿我们会沿着那个方向走回去。”